

文睿
悬疑榜

荒山、古宅、孤女、变异蜘蛛……
乱世情仇中，她眼睁睁看着噩梦一步步逼近，
终化为身后一道热气腥熏的呼息。

The nightmare

孤宅

雁庐◎著

世纪文睿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



The nightmare

孤宅

雁庐◎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宅/雁庐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08-10249-1

I. ①孤… II. ①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8623 号



出品人 邵敏

责任编辑 邵敏 方蔚楠

封面装帧 天行云翼·宋晓亮

孤宅

雁庐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3.75 插页 1 字数 163,000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249-1/I·934

定价 23.00 元

目 | 录

第一章	初进陆宅	001
第二章	他是沈太太的儿子	015
第三章	闺蜜心机	030
第四章	他们要我的孩子	045
第五章	怪婴	060
第六章	她烧昏了头	075
第七章	割人头的疯子	091
第八章	落难千金	106
第九章	姨太太来电	120
第十章	月宫里的桂花树	133
第十一章	后院枯井	146
第十二章	陆家庆是谁	158
第十三章	订婚宴	170
第十四章	怪物在啃食他	182
第十五章	秀儿的秘密	195
第十六章	梦魇成真	204
第十七章	尾声	214

第一章 初进陆宅

火车在夜里缓缓进了站台，昏黄的月台连着不远处英式气息的车站大厅，覆盖着瓦楞铁的尖尖屋脊，黄砖窄窗，稀稀疏疏的人影，夜风卷着几片梧桐叶扫出来，倒愈发显得空荡荡的。

惠珍拎着柳条箱还没走几步，一个穿长衫的脚夫走过来。她正犹豫着是否要花这挑钱，那脚夫已径直从一位貂皮袄的妇人手中接过行李，却是没留意到她。毕竟她穿得不讲究，一身洗得惨青的白纱旗袍，荷叶边的袖子早起了毛，过时的样式，有些近似寒酸了。

也罢，这一路的花销已是不少，还是能省则省的好。

穿过月台的拱形长廊，车站外一身青丝长袍的男子正举着块纸板，站在一辆黑色小汽车旁，牌上正写着“叶惠珍”三字。

惠珍走近还未开口，男子便道：“可是叶小姐？”

“你是？”惠珍迟疑了下。

那男子五十开外，道：“敝姓李名文忠，是小姐姨母府中的管家。今日太太本是要来，不料老爷的病情有些加重，一时分不开身，便派我来此接小姐。”

“那有劳李管家了。”二人上了车，惠珍又开口道，“姨夫的病近来可见轻？”

李文忠叹了口气道：“一直是老样子，不见起色。”又问道，“听说小姐和太太之前从未见过面？”

惠珍沉默了片刻，道：“此次见面却是头一回，此前和母亲长住在厦门，和姨妈都是些书信往来。”

该从何谈起呢？她的母亲，年纪轻轻就和她画画的穷父亲私奔，败坏了娘家的门风，从此也和家里人断了往来。

前几年，父亲又去世了，一家人挤在狭小的阁楼上，昏黄的木屋里总漫着股灶台的烟火气。每天清晨，弄堂外一传来城郊菜农的挑粪声，她就会踩着焦黄的木板楼梯，颤巍巍地端着马桶，和邻居在巷口排成一排等着粪车。

粪车的木轮吱吱呀呀地从碎石子路上轧过，那帮倒粪桶的妇人们，披着未梳理的髻发，一身鱼肚白或深蓝的布衫子，微微开着领口。她们的脸，无论姨娘还是大姐，均似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呆滞而恍惚，笼着层浑浑的倦气。

她那时瞧着，没来由地生出一阵心慌，像一眼望到了二三十年后的自己。在这巷子里，时间仿佛一晃而逝，一眨眼一辈子，哪有过青春这种东西。

直到去年从女高毕业，惠珍的母亲突然患病过世了。她本准备托人帮自己在小学找个教书的职位，姨母寄了封信来，表示愿将她接到自己家来照顾。她姨母早年嫁给了军阀孙传芳的嫡系亲信陆应元。北伐战争以后，孙传芳失势，隐居到了天津。她姨夫仗着军中的人脉，与人合伙在城里开了贸易公司，同时又兼着几家洋行的董事，坐拥不少产业，日子倒过得红火。

惠珍心里清楚，自己当前的处境，若有姨母设法帮忙，将来的出路总是比小学教员来得好的，毕竟陋巷里的苦日子，她是过够了。

车子穿过闹市，往郊外驶去。沿途是郁郁葱葱的树林。车道蜿蜒得仿佛一条扭曲的蛇挣扎其中。两旁是浓密的树丛，交错的枝条交杂在一起，混着一团团的绿叶，黑压压地迎面扑来。她的模样幽幽地映在车窗上，惨白的，像是这片沉寂的林莽里凭空现出的鬼影。

不远处是一片荒凉芜秽的乱山，一栋三层的墨灰色大宅孤零零地矗立在半山腰上，四周是疏疏落落的荒野，衬着那黑压压的天，给人一种既压迫又落寞之感。

李文忠见惠珍若有所思，开口道：“老爷近几年身子一直不大好，当初挑了这块地，就是图它的清静。”

话音刚落，嘎地一声，车子猛地刹住了。车里的二人没留心，作势要倒，李文忠急喝道：“老陶，怎么开的车！”

车厢里的小黄灯忽地亮了，昏昏照着车厢，那司机转过头来，脸上抽搐着，结

结巴巴地说：“我，我好像撞上人了，那人忽地蹿上来。”

众人皆是一惊，李文忠蹙眉忙道：“还不出去看看！”

湿冷的寒风呼呼地从前排的车门钻进来，隐隐见着一团团枯朽的枝条在风中沙沙地摇摆着。

那司机从车门探进头来，脸色却是愈加惶惑了，呼吸急促地自言自语：“真是怪事，李管家，你出来看看，车子前面没人了。”

李文忠听了，反舒了口气，边开车门道：“这三更半夜的，荒路上哪来的人，想必是瞧错了。”

玻璃窗外是一块崎岖的山崖，黑黝黝的荒草野树肆意地疯长在山坡子上，惠珍独自坐在车里，也不知他们二人去了哪里，无声无息的，远远听见山林深处野狗凄惶地吠了几声，觉得这荒郊野地如同与世隔绝的坟场，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头顶的小灯蒙蒙地闪了下，一边的车窗突地抖动起来，仿佛被什么拍打着，发出扑扑地响声。

惠珍扭头一看，却“啊”地大叫了一声，惊恐得呆坐在位子上，动弹不得，就感到那心七上八下地要从嗓子眼里冒出来

窗子的上空悬着颗蓬头垢面的男人头，像从坟地里挖出来的，紫胀的脸上布满了血污与泥灰，一根肉色的舌头自肿烂的嘴唇伸出来，湿乎乎地粘在玻璃上，在森森的寒夜中，正一下一下地敲打在车窗上。

“你这疯子，又出来闹事！”未待惠珍缓过神来，李文忠和司机已从车的另一侧赶来，一把推开一名衣衫褴褛的男子。

惠珍定了定神，这才瞧了个真切。哪是什么人头，不过是个乞丐模样的村民，穿着身破旧的素灰袍子，一脸的傻气，手指着车中的惠珍，咧着嘴喃喃道：“姑娘娶进大宅，剥掉姑娘脑袋，吃了姑娘婴孩。”

那李文忠听了这话，神色一变，对司机恨恨道：“上车快些走吧，犯不着理这傻子，早知是他，不如撞死的好。”说着，开了车门，回坐在惠珍旁边，轻声宽慰道：“小姐可有被他吓到，不过是附近村子的傻子，疯疯癫癫的，尽是捣乱。”

“哦，原是这样。”惠珍一心惦念着即将谋面的姨母，方才虽受了些惊吓，但此刻陆宅就在眼前，这点琐事也就不放在心上。

转了几个弯，车子在一排石阶前停了下来。巍峨的陆宅坐落在一片绒毯似的草

坪上，一圈墨色的桃尖型栏杆绕在草坪的周围。三层的洋房是意大利哥特式风格，屋顶设了两个浮雕装饰的拱形凸窗，下面悬空着的阳台椭圆狭长，像个空中走廊，后面还有两扇落地窗。整栋楼的外墙砌的是灰白色面砖，配上梅花格子窗栏，透着幽幽气息。房前栽着两棵浓郁的法国梧桐，如庙前狰狞的哼哈二将，张牙舞爪地立在大理石阶梯的两边。

惠珍随李文忠拾级而上，走到这大宅的正门边，仿佛站在一座陡峭的悬崖下，整栋宅子昏沉沉地迎头压下来。红棕色的大门上刻着洛可可式的西洋花纹，很粗重，被管家推开时，发出沉闷的声响。

从门缝隐约听见里面的人声，几道黄烘烘的灯光照出来，落在地上，宛如铺上了灿灿的金砖。相比荒野的一片凋敝之色，不知这深宅大院里是怎样一番热闹气象。

惠珍怔了怔，拽着箱子的手心里，浅浅地湿了层汗。一旦走进这陆宅的门，她日后的天地自然是截然不同了，穿绸着缎，呼奴使婢，虽是寄人篱下，祸福未卜，但做好做歹终归是奔一个富贵的前程。既到了这步田地，早是没有回头路了，难不成还要在那弄堂里熬一辈子吗？

“小姐，怎么不进来？太太正等着你呢。”李管家进屋里低声道。

“哦，好。”惠珍应声道，径直走入那片灯火辉煌中，往日的种种如潮水般涌入身后的背影。门啪的一声合上，留着那狭长的影子融在乌沉沉的黑暗里，化了。

陆家的陈设可谓富丽堂皇，进了客厅，正面是座大理石边的壁炉，上边立着两柱银亮的锡蜡台。炉前有架紫檀茶几，零碎放着鼻烟壶和一些古雅的摆设。两个杏黄色的沙发环绕在茶几周围，上面各躺着红蓝两色盘金彩绣椅垫，旁边立着橘色流苏纱罩的站灯。壁炉的左侧站着座樱桃木的玻璃柜，玻璃罩子里摆了双犄牡丹图的青花瓷器，爬藤雕花的银盘。壁炉的另一侧是两扇落地窗，挂着碎花金边的朱红窗帷。

一名身着白纺绸上衣的丫环迎上前来道：“表小姐先坐会儿，太太马上就出来。”

正说着，一个矮胖的中年妇人，穿着黑缎丝绒旗袍，从书房疾步出来。“惠珍？可是惠珍来了？”她梳着发髻，插着根翠绿宝石芯的银簪子，两撇人字形的刘海下，是一张上了年纪的鹅蛋脸，生了些皱纹，却闪着红扑扑的光润。

“姨妈？”惠珍轻轻答道。

陆太太上前两手一把搂住她道：“快让姨妈好好瞧瞧你，这一路颠簸，可是受了不少罪。年初一听说你母亲去世，我就，我就……”她的话还未出口，呜咽一声，已是落下泪来。

惠珍见着亲人，数月的委屈涌上心头，鼻子止不住一酸，与姨妈偎靠在沙发上，齐声哭了起来。

那身旁的丫环见了，忙转身绞了两块热手巾，递上来道：“太太身子骨刚好，大夫嘱咐了，可动不得心气。何况娘儿俩好容易见了面，一家团圆，总是件欢欢喜喜的好事。”

陆太太收了泪，接上手巾敷了敷脸，对惠珍叹声道：“唉，只怪你母亲偏生个要强的性儿，凡事由着性子闹，谁都拦不住。当年你们孤儿寡母的流落到厦门，我三番两次地去信，让她投奔过来。她生怕给人添麻烦，执意留下，不然，也不会落得现在这般。”说着说着，嗓子又哽住了。

惠珍微肿着双眼，忙道：“妈妈天生就是这副倔脾气，可惜辜负了姨妈这番良苦用心，我也不知该如何报答是好。”

陆太太这才破涕为笑道：“好在她有你这么个懂事的女儿，前几年看你母亲寄来的照片，还是个孩子，如今倒出落得这般标致了。”

她抓住惠珍的一只手，握在胸前，动情道：“你这些年流落在外，自是受了不少委屈。你我骨肉至亲，我与你姨夫膝下又无一儿半女，你现在跟了我，往后自会待你如亲生一般。”

两人这边正叙着家常，窗外传来一阵汽车驶入的声音，方才那丫环趿着拖鞋蹬蹬地进来通报道：“太太，姑奶奶回来了。”

隔着翠金缎子屏风，只听得一个声音由远而近地嚷道：“这万老板，迷了心窍，把老娘当成什么人了。仗着席上多吃了几杯酒，在一班宾客前，动手动脚的，讨便宜讨到老娘头上来了。”

那妇人直走到茶几旁，弯腰将手中的烟捻在象牙烟灰缸中，哼了一声，接着啐道：“我若不是看在李部长的面上，当时早翻脸了，还由得他这般登头上脸的。”

她回过头来，才留意到沙发上的惠珍，眯着眼打量了下，叉着腰道：“哟，嫂子，怎么家里来客人了？”

“先前提过的，我的侄女惠珍。”陆太太又对惠珍介绍道，“这位是你姨夫的妹妹，

沈太太，暂住在这儿，按辈分，你该管她喊姑姑了。”

惠珍低头叫了声姑姑，那沈太太看样子不过三十出头的岁数，穿着一件紫黑色的丁香花纹旗袍，嘴唇上抹着粉色的胭脂，两腮那层略厚的粉倒衬得左眼角的泪痣醒目异常。

沈太太坐下身来，上上下下地端详她道：“这么叫可把我给喊老了，原是嫂子的娘家人。姑娘眉清目秀的，和你姨母倒长得不怎么相像。”

这番话惠珍愣了一下，只能回道：“认识的都说我的眉眼像母亲，这脸形倒是随了父亲。”

坐在一旁的陆夫人忙对惠珍提道：“你姑姑同当地几所大学的校董都熟络得很，你若还想继续念书，托她走走关系，也不是个难事。”

“那就麻烦姑姑。”惠珍正要道谢，沈太太眉目间似笑非笑道：“先别急着谢我，是姑娘命好，你姨母一心要栽培你，大把银子使在姑娘身上，将来成才了，这家里，有个娘家亲人能在身边帮衬，哪怕壮壮声势也是好的。”

惠珍虽觉得这话里有话，但一时半会儿也瞧不出底细。反是陆太太缓声道：“淑芬，你这又是何必呢！”

沈太太冷笑了声道：“我？我哪晓得嫂子打着什么主意。哥哥在床上久病未愈，嫂子这边忽地跑出个私奔在外的妹妹，离散多年的侄女，早不来晚不来的，偏偏挑这个节骨眼。”

听到这话，惠珍像被扇了一巴掌，脸上顿时热辣辣的。明里是指她姨妈，暗地里还不是在奚落她。归根结底，她母亲年纪轻轻就私奔了，败坏门风，终归是个丑事。她这样的出身，在外人眼里自然是瞧不起的。就像皮肤的伤口，不疼了，痂脱了，那印痕还是永远在那，哪怕十年，二十年过去了，不时看到了，心底还是会恨的。

陆太太长叹了一口气道：“话不能这样讲，惠珍她现在的处境，你也不是不知道。”

那沈太太却是不愿再听了，站起身来才走了几步，又扭头依着那翠金缎子屏风，恨恨地道：“嫂子，或许是我多虑了，不过我丑话放在前头，哥哥这身病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这产业田地终还是陆家人的，绝落不到两姓旁人的手里。”说罢，径直上楼去了。

屏风的缎子上漫着翠油油的青藤，枝叶相绕，波涛澎湃地爬着，宛如一片苍青

的海，绿水中绣着朵粉红描金的芍药，浓烈鲜香，却沾染着夏末的颓萎之色。

陆太太低声道：“惠珍，你姑姑就是这么个脾气，嘴上不饶人，你可别往心里去。”

既在人屋檐下，又能说什么呢，惠珍心中难受，也只得强忍着笑道：“姨妈说到哪里去了，姑姑既是长辈，对晚辈教训上两句，也是应该的，不碍什么。”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她也有她的苦处。”丫环端了两杯茶上来，陆太太继续道：“沈先生是在南京做官的，也算个官宦人家，你姑姑年纪轻轻做了他的二房，后来太太死了，好容易扶了正，那沈先生又在外头娶了房姨太太。”

陆太太低头抿了口茶，接着道：“你姑姑眼里哪容得下她，闹僵了，一气之下索性搬了出来，在我们这一住就是三年。”

壁炉上方棱棱的石英钟迟缓地打了十下，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妈子从偏厅出来道：“太太，楼上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瞧我，尽顾着和你叙旧，都这个钟点了。你想必是累了，我让于妈领你去房间梳洗一番，早些睡吧。”陆太太对那老妈子吩咐了声。惠珍折腾一天，也确是乏了，和姨妈道了声晚安，便随那老妇上了楼。

两人沿着桃木楼梯旋转而上，宅子的二楼不比楼下，有股潮湿的霉味，惠珍的房间在走道尽头。于妈打着油松大辫，一身新青布罩褂，突起的颧骨上一对深陷的大眼，毫无生气，在昏暗的走廊里，像一具从清朝的坟地里还阳的尸身。

她掏出铜黄锁匙，打开一扇门，对惠珍道：“我这几日会暂住在隔壁，小姐夜里有什么事，尽管摇铃便是。”

惠珍打开箱子，边将衣物放入壁橱里，边要打发于妈退下，才发觉于妈早闭门出去了。这一路那老妈子对自己十分冷淡，脸上似冻了层霜，从始至终没有正眼瞧过她一眼。

那又如何，她捻了下开关，房内的床上挂着奶白色的帐幔，雕花的红漆橱紧挨着梨花木的旧式梳妆台，上面搁着雪花膏，粉镜和数件花卉瓷器。桂花色的帘幕外是个小小的法式阳台。从今日起，她就是这间屋子的主子，在这金碧辉煌的陆家，至少这一席之地，是由她做主的。

惠珍拉开帐子躺在床上，方才的种种不快烟消云散。只觉得这夜如梦境一般，橘黄的壁灯照着屋内的几堂新家具煌煌的，是个撒了金粉的天地。

她抱着床上的大红褥子，红地织金花的被面上绣着对赤嘴翠翅的鸳鸯，似乎在这红粉的世界里活了过来，眼里亮着绿幽幽的光。

她瞧着飘飘荡荡的，倦意渐渐涌了上来。

半夜里，砰呛一阵响把惠珍惊醒了。

窗外夜雾迷离，月光冷冷地射进屋里，原是窗户在风中的开阖声。

玻璃窗吱呀吱呀地摇着，在这森冷的夜里，听起来像有人躲在黑暗中啜泣。

她下了床，想将窗子关了。对着窗台，就是片平坦的草坪，种着排红玫瑰，妖烧地开着，在暮色中，隐隐像一抹黑血搽在那渊渊的绿地上。园子外头是片纷乱错杂的林丛，蓬乱的枝叶下有一座古旧的庭院，零乱立着几根石柱，似荒废了，浸没在薄寒的山气中。

风更大了，半枯的树枝飒飒地抖动，窗户的碰撞声越发刺耳，像妇人的哀嚎，有些令人惊心。

惠珍探身把玻璃窗一合，“啪”的声响，随即静了下来，漆黑的卧房中鸦雀无声。她突然浑身一阵哆嗦。

那哀哭的声音，不是窗子的开阖声。

呜呜咽咽的哭声，忽起忽落，正由大宅里传出来。

她再凝神听了个仔细，那声音旋即变成喃喃自语，断断续续地从门缝里发出来。

大半夜的，会是谁在这儿？惠珍轻手轻脚地靠近门边，远远听得一个女声如和尚诵经般地道：“孩子，他们要我的孩子，他们要我的孩子。”

那声调怪异得很，沙哑的如口破锣，似乎嗓子出了血，在空荡的走廊里时高时低，听着惠珍毛骨悚然。

喃喃声伴着脚步的声响，渐渐大了，似乎正朝惠珍的房间过来。

越来越近，像神婆祭祀时的凶残梦呓。

“孩子，他们要我的孩子。”

惠珍心中愈发地不安，不禁屏住了呼吸。

突然，声音停住了，四下悄无声息。

门缝里渗出一块阴阴的影子。

那人就在门外。

惠珍弓着腰，战栗着向后退了两步。

半晌，自言自语的声音又响了起来，那女子似转了个身走开了，夹杂着哭声，逐渐隐去。

惠珍长长地舒了口气，躺回床上，额头上已毛毛地出了层汗。那女子是谁？又怎会半夜三更地在宅子里游荡？

还有那番梦呓般地疯话，像条凶险的咒文，绕在脑子里。她呆愣着，后脑凉飕飕的。

电灯泡在桃红棱子的纱罩里投下一圈粉黄的光晕。

“秀儿，老爷睡下了吗？”陆太太坐在黄杨木的梳妆桌前，镜子里映着刚走进房的丫环。

“夜里喂了老爷些牛奶，刚伺候躺下。”秀儿拾起桌上的一柄木梳，给陆太太梳起头来，接着道：“替老爷擦身的时候，大约触到了背上的褥疮，疼着了，哎哎叫了两声，也不知咕哝些什么。”秀儿一头短发，年纪虽是不大，待人处事却稳健得很，深得陆太太的器重，常将陆家不少事交于她一人打理。

“他瘫在床上这半年，病情反是更重了，四肢不灵便，如今连话都说不利索。”陆太太手里攥着本烫金字的照相簿，有些后悔，叹道，“早知这样，我当初决计不会听他的，看那些什么西洋医生，开药片，打针剂，无非是想多赚几个钱。”

相簿里有她大半生的照片，几年前和几个官太太在上海的相片，在重庆山林里坐竹轿子的照片，还有她的结婚照，象牙白的玻璃纱礼服长裙，手上套着镂空的洋纱手套，陆先生穿着件黑色燕尾服站在她旁边。清一色的全身相，那时流言照半身不吉利，人在相片里砍掉一半，是会有血光之灾的。

有的照片是隔一年拍的，有的是过了好多年才照一张。记忆是靠不住的，几十年来的事回想起来总是模模糊糊，带着古旧的昏黄。相簿成了她生命的剪影，是那些淡逝光阴的见证，穿着光鲜亮丽，冲着相机淡淡一笑，里面的每一张都是喜气洋洋的，将她的半生岁月掩饰得这般安逸，这般无忧无虑。糊弄了别人，时间一久，自己也当真了。

秀儿眼尖，指着其中的一张道：“这张是太太什么时候拍的，好年轻。”

陆太太定睛瞧了瞧，笑道：“还是你这般岁数的时候照的，已经好多年了。”

大约是辛亥革命那一年，她父亲是当地的乡绅，还在前清的衙门里当过差，有一些基业。那时照相馆在她闭塞的小城镇里还是件颇时兴的事。

顶棚的窗开出的自然光，背景是寥寥画着绿树红花黄鹂的纸板。一大家子人，她的父母，妹妹，几个老妈子和丫环，穿戴齐整，纹丝不动地立在相机前，神情肃穆地如同慷慨就义，杀气腾腾的。

那黑洞洞的匣子啪地一闪，一股青烟冒出来。

她母亲抱着胸口，叫唤了一声，“哎呀，吓死我了，还道魂魄要给勾去了。”

待洗印出来，黑白相片上阴阴的一片，相机从西洋传来，仿佛也生了点洋人的心思，将他们拍得木讷而呆滞，蜡黄的脸色，绿野地里泥石土的黄，如群未开化的蛮夷，是洋人眼里的中国人。

她母亲捧着端详了许久，啧啧道：“还是我们二姑娘标致，脸嫩得要滴出水来。”

她妹妹小她三岁，是镇上人尽皆知的俊俏人物，扎条麻花小辫，肤色如蒸熟的鸡蛋白，白皙得透出光，脸庞是窄小的瓜子脸，生着对娇滴滴的凤眼，招得附近的男人神魂颠倒的。

姐妹俩上街逛集市，石板路两边飘着“绸缎庄”、“刀剪行”的红布幌子，下面是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应时的蔬鲜，面点熟食的饭棚，还有炸粉糕的小摊，聒噪的市声听得酥酥甜甜的，都喂到耳朵里去了。

一小贩挑着担子当街拦住她妹妹，柳条筐里堆着鲜红的樱桃，撒了水。

他抓了把樱桃塞在她妹妹手里，羞着脸，口吃道：“妹子拿着吃，不收钱”，便逃了。

她妹妹的手平白被摸了一把，脸臊红了，低头啐了一口道：“这泼皮无赖，倒霉生的。”骂归骂，那樱桃艳得如玛瑙，闪着宝石红的珠光，咬上一口，玛瑙滴出汁来，沾在她妹妹唇上，如抹了粉色胭脂，有一种妩媚的美。

她也尝了樱桃，汁水吃了一嘴，好像嘴巴肿了，涂得血淋淋的，让人触目惊心。不比她妹妹，她有着北方人的粗壮，穿着绿花的短袖夹袄，元宝领，四方方的阔脸，也生得白净，是揉好的面团的白，据老一辈的人讲，这富态的面相还是很有福气的，但也仅仅是福气而已。

她是羞于和她妹妹比的，两人如同棉花枝头开出的两次花，她妹妹是棉花的花，开在仲夏，娇嫩娟红，艳得能被风吹落了粉来。她是棉花的棉，绿苍苍的棉桃裂开，

露出四瓣白蓬蓬的茸毛来，摘了纺纱织布，原来连花都不是。

买了些点心，两人一同回家，穿过乌木厅堂，一老妈子忙迎上来道：“怎么才回来，老爷新请了位教书先生，正在书房等着你们呢。”

当初她父亲赶时髦，想当个新派的家长，把女儿全送进了学堂，后来手头吃紧，又听说学堂里交男女朋友的风气更甚，找了个借口又把女儿叫了回来。来回一番折腾，思来想去，还是行了旧式的规矩，从镇里的学堂招了位新来的先生。

进了书房，她父亲坐在正中喝茶，旁边是位穿青灰长袍的男子。二十左右的年纪。她瞥上一眼；竟愣了愣，那先生五官很清秀，颇有几分贾宝玉的风韵，面如桃瓣，目若秋波。多瞧上几眼，她自个儿脸先红了。

“既见了先生，怎么不开口叫人？”见女儿自顾发呆，她父亲嫌她们小家子气，待人接物上不了台面，低声怪道。女儿是不好生养的，若生得天性活泼，异性交游广些，惟恐外人传闲话，作出有辱家风的事。若性格过于内向，独守空闺，又怕拖成老姑娘，吃空父母成了家累。

那先生笑了笑，道：“不打紧，时下青年人的习气，不兴这些老派规矩了。”言谈间却显得十分老到。

书房的四壁贴着黑木镜框的古董字画，先生在紫檀木的书桌上教她们画画临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临的是的苏轼的“赤壁怀古”，先生俯下身，把住她握笔的手道：“此处，你若这样动笔……”两人身子贴着，温热的气吐在她的耳根子上，痒痒的，直挠到人心里。

那只被握住的手，似不是她的了，湿湿热热，微微抽搐着，心中抖得厉害。“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笔下是英雄豪杰的千秋功业，大江东去，金戈铁马，国破家亡……与她有什么关系，她不过是这千万世间的平常女子，心头蠢动着颗温软的爱芽。

“先生真是偏心，姐姐的字早练得这般好了，按理，也应先教教我才是。”她妹妹是天生的不安分，一把揪住先生的肩膀，眉眼一挑，拉扯道，“拜佛还分个先后呢，我若在父亲那过不了关，先生也是难逃干系。”

她自认个性温顺，恪守闺范，又怎会如妹妹这般的使性子，耍孩子脾气。何况先生是读书人，知书达理，日子长了，她的好，她的心思，他不会看不出来。

直到一日清早，老妈子踩过门槛风急火燎地入了厅房通报，才知大事不好，她

妹妹夜半和那先生离家私奔了。她家里在镇上也是个大户人家，清清白白的，平地出了这么件丑事，自是闹得人仰马翻，炸开了锅。

她父亲差了几个仆人连夜追赶，行了半路，一寻思，女儿贞节已毁，就是捉了回来，留在家中丢人现眼，也是个祸害，索性随她去罢，当她死在外面了，旋即又折了回来。

她母亲急得犯了头疼病，几个丫环搀扶着，在厅堂中顿足捶胸，又哭又闹的，埋怨她父亲瞎了眼睛，引狼入室，又埋怨她这个作姐姐的不仔细，妹妹都没看住。再一想她妹妹捎走的那一包金银细软，赔了夫人又折兵，直恨得要撞墙寻死。

她当时正坐在书房里摹小楷，手没来由地一滑，字花了，墨渍晕开来，白纸上暗暗的一块，湿漉漉的。

仿佛心上的一小块，也湿了。

她真有些恨她的妹妹，从小到大，花容月貌，父母的宠爱，男人的倾慕，她妹妹什么都有了，什么都占了。她不一样，她是一无所有的，有的只是心头的那点念想，那点嫩苗似的单恋，还来不及抽枝发芽，就让妹妹生生地连根拔了去，干干净净的，什么都不给她留下。

屋角的书柜上摆着盆水仙，淡翠的叶片，两列生着，阴在角落的影子里，还未开花，却似已经萎了。

她父亲吃了回亏，给人坑怕了，只道是女大不中留，料她到了出阁的岁数，也是个不省心，便托媒人寻了几户人家，一心要把她嫁出去。恰巧有位同乡在城里，姓陆，儿子在兵营里当差，年岁相仿，门户相对。两家人拜访了几次，双方有了意，于酒楼置了几桌酒，草草办了婚事。

婚后那几年，天下也没有太平的时候，袁世凯当了总统，又作回了皇帝，辫子军进京，南北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战事一场接着一场，兵荒马乱的年月，无数人出生了，又有无数的人死了，战死的，饿死的，却还是有那么多的人，黑泱泱的一片，密密麻麻的，这些还是与她不相干的，她那张粉团脸或许是天生的帮夫运，战事愈多，死人愈多，她丈夫陆应元的宦途反是愈顺畅了，步步高升，也渐渐发达了。

甚至南昌被北伐军攻陷，孙传芳大势已去，陆应元弃了官，在城里开买卖，做起生意来也是一路的顺风顺水。随着境遇日宽，她明显发福了，浑圆的身材，被镂

花纱旗袍圈得一节一节的，活像挂在熟食铺里绑好的火腿。

当然也有不顺的时候，她自进了陆家门，多年没生养出一男半女，好在陆应元待她不薄，念及是患难夫妻，从没提招房纳妾那档子事。为这，熟识的官太太私底下没少议论她手腕厉害，精于驭夫术，至少也是房中术，不然怎会把丈夫看管得服服帖帖的？她每闻及，只是笑了笑，她们又哪里知道她的苦处？

她后来也迷上了听戏文，无线电里唱着越剧《西厢记》，“红日未落待月华，人约黄昏柳荫下。心儿慌，金莲踢损牡丹芽。胆儿怯，玉簪抓住茶靡架。”

唱的是崔莺莺后花园偷会张生，她躺在沙发椅上迷迷糊糊地听着，有几分熟悉，又像是几生几世前的事了。

丫环进屋递上了封信，厦门来的，她拆开来一看，竟然是妹妹病死了，孤零零地客死在了异乡，留了个女儿。妹妹还小她三岁的。但她不伤心，一点也不，一滴泪都没落下，心里反充溢着奇异的满足，是一种报复的快感。

无线电里崔莺莺继续唱道：“夜凉青苔小径滑，露珠湿透凌波袜。柳梢头，玉钩挂，那不是玉人乌纱是暮鸦。捱一刻，似一夏，一见红娘，心乱如麻。”

她眯缝着眼，圆滚滚的手套着葱绿的翡翠大镯子，搁在腿上，一下一下地打起拍子，合着无线电里的曲子，不自觉地哼唱起来，那是她自己的《西厢记》，有个更完满的结局，张生死死了，崔莺莺也死了，但她还活着，天长地久。

她嘴角微微一扬，忽地笑了。

夜色深了，珍珠门帘哗啦啦地脆响，是秀儿退出了房门。

“喵呜——”里屋不知什么时候蹿进了只猫，躲在角落里叫了两声。

又是哪个下人不仔细，忘了锁窗门，放了这些畜生东西进来。

陆太太掀开蓝底红花的门帘，捻开了内屋的灯。

悬在顶上的电灯套着灰瓷罩子，照得屋里的一切暗昏昏的。靠墙摆着张红木高柱大床，做工讲究，床檐两侧镂空着几朵酱红色的蟹爪菊，其间木刻着吉祥如意，四季平安，描了金漆。床围子上雕了福禄寿三星报喜，淡赭红的木雕小人乘着舒卷的祥云，捧金元宝，献灵芝，怀抱小娃，栩栩如生。

床上挂灰黄的白纱帐子，两旁垂着捆金线的红条穗子，陆老爷正躺在里头，似乎睡着了，却又没有鼻息声的。